《清代学术与文化》序言

戴　逸

清代的学术文化，涵盖面宽广，博大精深，流派纷呈，内容极为丰富多采。它像一条汹涌奔注的江河，汇百川细流，扩万顷洪波，浩浩淼淼，气象万千。有清一代的学者们，深入钻研，求真务实，在众多的领域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果，充实了我国的思想宝库。研究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一项很有意义，但又艰难繁重的工作。因为清代载籍之富，学者之众，流派之多，领域之广，业绩之丰，为前世所罕见。而遗留存世的注疏、论说、考证、文集、札说浩如烟海，难以计数，超过其他朝代何啻十倍、数十倍。如何发掘、利用、研究、宏扬清代的学术文化，撷其精萃，以利于当前之文化转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王俊义和黄爱平同志，是与我合作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他们从事清代学术文化研究已有多年，投入极大的力量，治学勤奋，成绩卓越，颇多创见。我读过他们的许多著作论文，得益非浅。这本《清代学术与文化》，上起明清之际，下迄鸦片战争，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和重大事件、清代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对乾嘉学派的萌生、发展、成就、特色、蜕变、衰落，乃至今文经学的兴起，都作了翔实而具有创造性的阐明，源源本本，条理清晰，资料丰富，分析深刻，堪称学术史上的一部力作。

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过去的研究者对之批评较多，苛求太甚。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个学派均有其时代所决定的成就与局限。乾嘉学派由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把自己的注意力贯注于古代的典籍与文字上，进行具体的、孤立的研究，因而不少学者带有偏颇琐屑，脱离现实，在书本中讨生活，缺少整体观念的重大缺陷。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勤奋不懈，铢积寸累，积百余年之功，成果极为丰厚。他们为整理、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业绩不容低估。

任何学派和学人研究自己的专业，都必需在很长时间内专心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全神贯注，不事旁骛，这样才可能取得光辉的成绩。因此，科学家摆脱世务，相对地离开现实，排除外来的干扰，这是必要而无可厚非的。科学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和长远的价值取向，科学家埋头研究工作，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也不一定时刻挂念学术文化的短期功利。诚然，清代学术文化，在研究古代典籍方面达到了繁荣的高峰，而在自然科学，现实社会的研究方面大大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国家，人们往往因此而责备乾嘉学派。其实，对专家学者们的评价应当看其在专业领域中贡献的大小，而不能把整个科学文化畸形和落后的责任加到他们的身上。问题不在于专家学者们群集于古代典籍的诠释与研究；问题在于专制统治下的文化趋向和血腥的文字狱关闭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大门。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能形成发展自然科学和现实研究的强有力机制。

至于所谓"孤立研究"，即是把研究对象的多方面联系与变化暂时舍弃，致力于静止的个别研究，这当然不是全面的认识。但是为了探索事物的本质，钩隐发微，取得更深入的知识，这种个别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如果不做分析的个别研究，就难有综合的整体认识。在某种意

义上说，乾嘉学派的某些缺陷，不仅有时代的原因，而且恰恰构成为这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又是学派得以保存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乾嘉学派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古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史事、典章制度作了缜密的注疏和考证，纠正并补充了古籍中的讹传、谬误、脱漏，拂拭去了长时期封积的历史尘垢，使之晦而复明，恢复本来的面目，使后人得以在更加科学的意义上理解、继承、发扬中华的传统文明。他们求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广搜证据，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和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乾嘉学派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曾经如日中天，名家辈出，盛行于中国。现在虽然已经风流云散了，但它很深 地影响了我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成长与发展。重新研究和评价这一学派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是对我国学术界昨天和前天的回顾和总结。看一看一百几十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如何走出封建的樊笼，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进入一个中西交流、冲突撞击、吸收融合、变化创新的新时代。

乾嘉学派，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学派一样，他们的业绩是长存的。后代人们将会不断地研究他们，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接受其学术遗产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他们已经达到的基础上，为宏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努力前进。就此而论，王俊义与黄爱平合著的《清代学术与文化》，对乾嘉学派及清代学术文化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可谓是有益的探索。我预祝他们百尺竿头，再接再厉，在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中，陆续有新的成果问世。

（上接第 108 页）

伊犁河畔，接谈之下，对周轩先生治学与应世有更多了解。当时，周轩先生正致力于林则徐诗文之研究，并撰成专著，请序于我，后因该书未获出版，而稽延其事。今冬，《清宫流放人物》行将付排，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编辑栾静莉女士受周轩先生之托，专程送全稿来舍，坚邀作序。我为履践旧诺，尽多日之力，读竟全稿，因述其缘由，泚笔而为之序。